

走进夏天

蒋

杏

著

ZOUJINXIATIAN

谨以此书献给中国当代产业工人，并为他们
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所做出的卓越贡献和重大牺牲致以真诚的敬意！

长江文艺出版社

走进夏天

(鄂)新登字 05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走进夏天/蒋杏 著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2.6

ISBN 7-5354-2357-4

I. 走…

II. 蒋…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40080 号

责任编辑:胡敦焕 责任校对:朱久山

封面设计:徐慧芳 责任印制:周铁衡

出版: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5443721 传真:85443901)

(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 邮编:430022)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5443821 85443717)

<http://www.cjlap.com>

E-mail: cjlap@public.wh.hb.cn 传真:85443862

印刷:京山县印刷厂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4.25 插页:2

版次:2002 年 7 月第 1 版 200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310 千字

I·1818 定价:22.00 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5443721 85443843)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长江文艺出版社

ZOUJINXIATIAN

蒋 杏 著



内容提要

这是一个悲壮的故事。

临安纺织总厂厂长路天明因为经济问题被捕入狱，副厂长章秋出任代理厂长。此时的临安纺织总厂已经濒临绝境：设备老化，资金匮乏，原料奇缺，产品积压，人心动荡。

为了让纺织总厂走出绝境，非常时刻章秋采取非常之举：集资，一声令下，数千人慷慨解囊；“断奶”，改造兼并企业，不走刀背走刀锋；暴力讨债，一个普通工人酿造一场惊天大案；挥泪关闭老厂，不惜让上千职工下岗！

作品纵横捭阖，情节紧凑，扣人心弦，人物鲜活，错落有致。

值得一提的是，工厂党委书记龙书英的热忱与圆熟，忠诚与刻板；常务副市长罗吉言的理智与欲望，清醒与冷酷，给丰富多彩的文学画廊增添了新的形象。

读完全书，令你回肠荡气，扼腕长叹……

第一章

1 对于章秋来说，这是一个黑色黎明。跟他患难与共十九年的妻子突然撒手离开了他。妻子长他两岁，从结婚那天起妻子就像一位贤淑的大姐，衣食住行缝补浆洗从不让章秋操任何心，章秋就只上班。章秋先做保钳工，后当班长工段长车间主任生技科长，继而任临安纺织总厂副厂长，主管生产。十九年来，工厂就是章秋的家，而那个真正意义上的家则成了他的旅店，实在太疲太累了就回旅店睡一觉。妻子偶尔自嘲自己是旅店的服务员，他嘻嘻一笑。他从来没有想过旅店会塌。长他两岁的妻子一点儿也不见老，未来的日子还长着哩。可是，仿佛一眨眼之间，妻子没有了，像一缕云或者像一阵风永远地飘走了。当年轻的女护士将白色床单轻轻掩住妻子面孔的时候，他除了锥心的悲痛还有一种张皇，张皇得像是一个无家可归而又举目无亲的孩子。

妻子死于胃癌，从进医院检查到手术到咽气仅仅三个月时间。医生说发现得太晚啦，已经全身扩散了，医生说如果早查早治肯定可以多活几年的。早些时你干什么去了？章秋狠命地揪着自己的头发。早些时章秋在毛巾分厂蹲点，仅有八十台织

机的小小毛巾分厂一年竟亏损了近百万元，还有几十万元货款收不回来。总厂成立了企业改革督导小组，他任组长。整顿劳动纪律、调整领导班子、清收货款、建立健全各种经济责任制度……那些日子他忙得昏天黑地，连春节都没有认真休息。他原想借拜年之机走访一下老职工和生产骨干的，因为忙也没有实现。妻子一直有胃病。胃病么，胃病算什么？有胃病的人多着呢。他从来就没把妻子的病情当一回事儿。就连龙书英打电话要他迅速赶到医院来，他也没有想到妻子会一病不起。所以，当他从主治医生手里接过化验报告单时，他觉得整个世界一下子黑了。

妻子姓钟，叫钟慧芬。厂里办子女学校，找市教育局要老师，恰逢那一年钟慧芬师范学校毕业，于是分配进来。尽管章秋后来当上了临安纺织总厂副厂长，钟慧芬仍然默默无闻地当着小学教师。她不像有些女人，丈夫稍一露脸就炫耀不已。她话不多，每天踏着钟点上班下班，上班认认真真备课授课，逢人轻轻一笑，笑里透着一股温情。无论子女学校还是整个临安纺织总厂，凡认识她的人不管年纪大小一律喊她钟姐，都说钟姐是个好人。

偏偏好人命短。

在钟慧芬弥留的日子里，她提出的惟一要求是，死后不要火化，把她送回老家埋在父母身旁。人死后必须就地火化，这是城市殡葬制度改革的核心，尤其党员干部要求更严。章秋疏通了医院的关系，悄悄找了一辆面包车停在医院门外，钟慧芬是黎明时分咽气的，刚一停止呼吸章秋就把钟慧芬抱上了面包车，直奔老家。

钟慧芬的老家叫柞树沟。

在这个只有十多户农家的小山湾里，章秋按照当地的古老

习俗为妻子举行了祭奠。

灵柩停放三日，入夜打丧鼓。打丧鼓是这儿祭奠亡灵的一项必不可少的仪式。鼓手和歌手不像城里需要花钱聘请，一律自觉自愿。乡民淳朴，无论谁家死了人都去捧个场。乡下的歌手也多，一个唱罢又一个登场，走马灯一般。

总厂党委书记龙书英一行是第三天晚上来的。

见面，章秋就说：“龙书记，等慧芬入土后，您给我一个处分。”

龙书英握住章秋的手，使劲摇了摇。

“我理解。”龙书英说。顿一顿龙书英又道：“但我仍要批评你，慧芬走了，这么大的事都不跟我们通气。我们今天找到这里来不知费了多大周折。钟慧芬是我们纺织总厂的一名职工呀，我们至少应该给她送只花圈吧？”

龙书英是临安纺织总厂的第二任厂长，五十多岁。在临安纺织总厂甚至在整个临安市，龙书英曾经是赫赫有名的女强人。四年前，龙书英大病了一场，身体一下子垮下来了，不得不离开厂长位置。龙书英属于那种意志坚强的女人，尽管身体不好，但她从不示弱，比如总厂领导夜晚值班，她一天不拉。有时值一通宵班后第二天仍然主持会议。

吃过饭，章秋劝龙书英回去。龙书英不从，坚持要为钟慧芬守灵。

“您还是回去休息吧。”同来的工会主席也劝。

龙书英摆摆手。

章秋只好挨着龙书英坐下。

唱丧鼓的老汉出场了，满山湾都是急促的鼓点。

“开场开场，天地阴阳。天分八卦，地分四方。天分八卦有玉皇，地分四方有阎王。天上玉皇只管得天兵天将，地下阎

王只管得魑魅魍魉，管不住我们唱歌儿郎。站在两旁，闪在两旁，让我们歌师进歌场……”

龙书英闭会儿眼睛，忽又睁开，对章秋说：“今天我来，一是送慧芬，二呢，还要跟你谈件事情……”

工会主席小声劝阻：“龙书记，章厂长还在办丧事，等他办完后回到厂里再说吧。”

“不能等，”龙书英说，“早点告诉他，让他思想上有个准备。”

章秋预感到就在他给慧芬办丧事的几天时间里厂里发生了大事，他一下子绷紧了神经，望着龙书英。龙书英脸上笼罩着一层悲戚。

“路天明抓了。”龙书英轻声说。

仿佛平地一声雷，章秋猛一震。

路天明是临安纺织总厂厂长。

“前天晚上抓的，”龙书英说，“我们事先一点儿都不知道消息，人带走后市经委才通知我们。”

“经济问题？”章秋的心吊到了喉咙眼。

龙书英点点头。“还抄了家，连沙发都拆了。”龙书英又说。

“抄出了什么没有？”章秋小心翼翼地问。

“家里就两千块钱，可在他办公室里找出了三万。”工会主席一旁道。

三万！章秋又是一怔。

“这……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章秋仿佛自言自语。

章秋和路天明都是青龙山人，一起招工进了临安纺织总厂。开始都做钳工，并且跟一个师傅。路天明比章秋年长两岁，称师兄。二十多年来两人关系一直很铁。章秋任总厂负责

生产技术副厂长就是路天明大力举荐的。

“我们也不晓得情况，”龙书英说，“据说有人举报，厂里修宿舍楼，说他拿了十万块钱回扣。”

“我不相信。”章秋摇头。对于路天明的为人章秋自认为是了解的，他有很强烈的权力欲望，热衷于支配别人，但似乎并不贪财。

“现在不是你相不相信的问题，”龙书英冷笑道，“那办公室里三万块钱从何而来？”

章秋语塞了。

夜在渐渐深下去。这是四月的夜晚，仲春季节，远离都市的小山湾却依然寒意料峭。火生起来了，柴禾是刚从山上砍回的松枝，很湿，一边燃烧一边发出毕毕剥剥的声响。丧鼓仍在敲，丧歌仍在唱。守灵的人很多，或坐或站或蹲。

“……讲文要讲包丞相，日断阴夜断阳，又断二十四件冤枉事，还断大宋皇帝认亲娘；讲武要讲杨家将，杨家七个好儿郎，大郎他替宋王死，二郎战死在沙场，三郎马踏如泥浆，四郎失落在番邦……”

“厂党委下午召开了紧急会，并报市经委同意，决定由你来代理厂长。”龙书英望着章秋，郑重地说。

“我……”太突兀了，章秋没有丝毫精神准备。

“我们已经给市委市政府写出了书面报告。”龙书英又说。

“我……行么？不行不行。”章秋连连摆手。“我……我怎么挑得起这副担子？”

“这不是我的个人意见，这是组织的决定。”龙书英脸色一变，她把组织两个字咬得很重。章秋不吭声了。

“咱们几千人的大厂，不能一日没有厂长呵！”龙书英深深吸了口气，又说。

2

临安纺织总厂坐落在临安城郊。

四十年前这个名叫临安的地方还是一个仅有几百户人家的小集镇，如今已成为一座拥有几十万人口的城市了。高楼林立，人车如潮。民间传说屈原遭贬后一直寓居临安。就是在这个骡马歇脚的地方，悲愤万丈的屈原大夫写下了光华千秋的《离骚》、《哀郢》和《天问》。

落魄的屈原大夫确实是慧眼独具，临安即便是一片荒芜，也仍然气度非凡。南面是长江，万里长江冲出了举世闻名的三峡后，仿佛一名运动员几经拼搏终于登向了领奖台，又仿佛一个民族历经战乱终于走进了盛世，天高水阔，碧草红花。站在巍峨的大堤上，望着浩荡不息的江水带着微笑和醉态款款东去，狭胸可以豁亮，愁眉可以舒展，百病可以消除。向东是平原，一望无际的平川大地像一副巨人的胸膛，展示着坦荡与辽阔。尤其早晨，一轮红日在遥远的地平线上喷薄而出，满天霞光映红了田野与村庄。如果是春天，麦苗返青，杨柳摇曳；如果是秋天，大雁成阵，棉花似雪。向西和向北，便是绵绵无尽的大山了。一座座山峰昂然屹立，倘若站在苍穹俯看，昂首挺立的山峰就像不屈的武士，在小小临安城后组成了一块威风凛凛的方阵，赭红色的山岩是他们的金甲，山顶终年不化的积雪是他们的银盔。临安城中，便是横贯中国半壁江山的 318 国道。据说，318 国道是中国最长的公路干道之一，东起上海，西至与尼泊尔交界的聂拉木，全长四千多公里。如果说 318 国道是一条项链，临安就是这条项链上的一颗珍珠。

临安纺织总厂跟临安的大多企业一样面路而建。由于临安

纺织总厂建厂早，厂区很大。那会儿土地不值钱，领导发句话你想占多少就占多少，有点类似跑马圈地。如今临安纺织总厂几个亿的资产中，土地增值部分就占五分之一。

临安纺织总厂分两片，以 318 国道为界，路南生活区，路北生产区。生产区共有三个分厂，两个纺纱厂，一个织布厂。近几年又陆续兼并了三家破产企业，一家床单厂，一家针织厂，一家毛巾厂。工厂的住房永远处于饥渴状态，临安纺织总厂也不例外，尽管每年挤出几百万元资金修建职工宿舍，但总是求大于供。章秋算是临安纺织总厂的元老级人物了，又是副厂级干部，住房也不过四五十平方米。两房一厅，厅很狭小，靠墙摆几把沙发，再放茶几就影响行走了，于是只好将茶几取消。

章秋是黄昏时分回厂的，仍然有不少人闻讯而来，多是与他一块儿进厂的工友和慧芬生前的同事，男男女女挤了满满一屋子。人们一面追忆钟慧芬的种种良好品行一面安慰章秋。好多天章秋没睡一个整觉了。章秋感到异常疲乏，他恨不得关上门大睡三天。他知道不行。他一办完慧芬丧事就朝厂里赶。此时，他强打精神回答亲友们的提问，并向大伙儿一一表示感谢。儿子朝阳则默默地为每一位来客倒茶敬烟。

师傅肖士元是最后一个来的。

“师傅，您怎么来了？”章秋慌忙站起，连忙给肖士元让座倒茶。

肖士元已经退休几年了，平日足不出户，惟一爱好就是听收音机，尤其楚剧，百听不厌，什么《王小闹年》、《桂武招亲》、《程玉梅射虎》、《梁红玉闹辕门》、《梁红玉战金山》，简直倒背如流。最近半年耳朵渐渐不灵便了，但收音机却照常开着，且音量特大，好在左邻右舍习惯了，不以为怪。

肖士元沉着脸，好半天迸出两个字：“埋了？”

“埋了。”章秋轻点头。

“埋了好，”肖士元也轻点头，“入土为安。”

肖士元轻轻呷口茶，脸色和缓了许多。“我跟你师娘本来也要去送送慧芬的，可不晓得路。到厂里问，都不晓得。你师娘只好拿出慧芬的相片，你师娘说，咱们人不去，心得去。我跟你师娘只好在家里守了慧芬一夜。”

章秋心头一热，“师娘呢，她还好吗？”

肖士元突然变色：“好个屁！气病了，两天没沾一颗米！”

章秋惊问：“气病了？谁气的？”

“你说还有谁？”肖士元气哼哼地反问。“厂里出了这么大的事，你难道不晓得？”

章秋明白了。章秋心尖一揪。师傅对他好，对路天明更好，因为路天明自小失去亲母，懦弱的生父在凶悍的继母唆使下不敢收留他，十来岁就借了生产队一间牛棚独自过日子了。当年代表临安纺织总厂去招工的正是师娘，那会儿师娘是厂工会的一名干部。师娘拿着大队党支部推荐的名单走进牛棚心头一酸，那是什么家呵，没有床，没有灶，没有一件可以称作家具的东西，地上一摊稻草，稻草上堆着一团旧棉絮，房梁系一根麻绳，麻绳吊着一口铁锅。“你就叫路天明吗？”师娘问。路天明正伏在地上吹火，湿漉漉的树枝弄得满屋是烟。路天明抬起脸，点个头。“走吧。”师娘说。“去哪儿？”路天明瓮声瓮气地问。师娘说：“大队推荐你到我们厂当工人，你跟我走吧。”“我，我还没吃饭。”路天明说。“别吃了。”师娘说完走出牛棚，牛棚外雨下得正密。

路天明进厂后，师娘就把他交给了肖士元。“让他跟你做徒弟。”师娘说。

打进厂那一天起，路天明再也没有回过老家，节假日都在师傅家里，直到结婚，婚礼也是师娘一手操办的。路天明当厂长后，最高兴的莫过于师娘和师傅，整个临安纺织总厂的人都晓得，这些年来师傅的背拔得最直，师娘眼角的笑纹最多。然而……然而他们视如亲生儿子的爱徒却一夜之间变成了罪犯。

“不争气呵不争气！……”肖士元恨声不迭。

“这事也许有其他原因，”章秋想想道，“师傅您不要急，是不是贪污受贿结论还没有下来。”

“帽子摘了，人也抓了，还要什么结论？”肖士元怒气冲冲。

“这可不一定，还有冤假错案呢！”章秋说。

“冤假错案？”肖士元叫起来，“办公室里搜出来的三万块钱怎么说？”

章秋说不下去了。

“不争气呵不争气！……”肖士元禁不住老泪纵横。

章秋默然，他无法安慰。他想，路天明被抓，无异于在年迈的师娘师傅胸口插上了一刀。章秋心头也不由一阵痉挛。肖士元待情绪渐渐平复下来才走。章秋发现，师傅猝然间老了许多，脚步竟有了些踉跄。到门口，肖士元转过身，一把抓住章秋的手，突然说：“你要去看看他。”目光充满乞求。

章秋点点头。“我会的。”

章秋搀着肖士元送下楼。

“你一定要去看看他。”肖士元依然牢牢抓着章秋的手。

“放心师傅，我会的。”章秋又答。

望着肖士元孱瘦的身影在夜幕里消失，章秋鼻管一阵酸涩。俗话说一日为师终身如父，多好的老人呵！章秋想起自己，明天也将走上代理厂长位置。如果师傅知道了这个消息不

知又要平添多少担忧？

回到家里，儿子朝阳已经洗完澡。朝阳读临安市第一高级中学，那是临安市最有名的学府，人称临安的清华和北大。母亲的去世使朝阳的脸盘多了几分忧戚和沧桑。朝阳收好衣物，陪父亲在沙发里坐下。

“爸，妈的钥匙交给你。”

章秋震了一下。这是一把黄铜钥匙，已经摩挲得十分光滑。这把钥匙伴随慧芬十来年了吧？

“学校的钥匙我已经给孙校长了。”儿子又说。

慧芬的钥匙不多，只有两把，一把是家里的，一把是学校的。慧芬活了大半辈子，心里就两件事，一件是教书，一件是持家。教书她是良师，持家她是贤妻和慈母。

章秋将慧芬的钥匙收好，问儿子：“今天就去学校？”

“嗯。”朝阳点点头。

“那你去吧。”章秋说。

朝阳迟迟不动。

“去吧，要不等会儿学校里熄灯了。”章秋催。

“爸，您要保重身体。”儿子走到门口，回过头。

“我晓得。”

“不要太累了，每天早点休息。”

朝阳扭过头，走出去，掩上门。章秋看见，儿子出门的那一瞬间眼里泪光闪闪。

章秋叹口气。章秋找来一枚铁钉，将慧芬的遗像挂在客厅里。这张遗像是用一张登记照翻拍过来的。慧芬生前没照什么相，以至去世后连一张像模像样的照片也找不到。登记照还是好几年前拍的，扎两条辫子，透出一种善良和纯朴。

章秋洗过澡，在客厅里坐下。整个房子一片沉寂。章秋凝

望着慧芬的遗像隐隐约约嗅到了一缕熟悉的气息，这气息是慧芬的。十九年夫妻这种气息已经深深植入了他的血脉和骨髓。只是，气息仍在，人却永远地走了，一种巨大的悲凉漫过他的胸膛，他的眼睛渐渐湿了。十九年的日子像一条小河从他眼前缓缓流过，他发现他给予慧芬的实在太少太少了，他甚至觉得十九年来他没有尽到一个丈夫最基本的义务……

章秋坐不住了，他感到惶愧、痛苦、压抑、窒息……

章秋决定出去走走。尽管此时大街上喧闹不止，工厂宿舍区里却是安安静静。路灯安详地照耀着坎坷不平的水泥路，枝繁叶茂的白杨树在夜风里无声地摇摆，有几家临路的房子摆起了小货柜，有烟，有酒，有日用杂品，有水果糕点，还有卤菜。货柜上方吊一盏小灯，各式各样的商品沐浴在昏黄的光晕里。工厂曾经明令禁止在宿舍区内摆放小货柜的，现在又悄悄兴起来了。不知是有意躲避或是其他原因，小货柜前一律无人。章秋打小货柜前悄然走过没有停步。拐个弯便是篮球场，有人借着路灯在打球，咚咚咚的声音在这静夜里很响。

章秋突然想去路天明家看看。

走几步，章秋犹豫了，妥不妥呢？他想。没什么不妥的，章秋又想。他路天明是罪人，可他的家人不是。

路天明住的厂长楼，临安纺织总厂的前任领导者们都住在这栋楼里。虽说三房一厅，面积也不过六七十个平方米。路天明的妻子叫董莲，毕业于省纺织学院，现任临安纺织总厂企业管理办公室主任。女儿叫路小杰。由于路天明结婚较晚，路小杰才读初中。

路天明与董莲的结合最初是章秋牵的线。那会儿章秋当车间主任，董莲大学毕业分在他车间当教练。董莲是个很文静的女孩，跟人说话总是轻言细语，起初有些操作工不把她放在眼

里，对她提出的技术要求阳奉阴违，甚至置若罔闻，董莲不争不吵，到了月底贴出一份告示，对那些不按规范操作的工人逐一点名，并警告一个月内如果技术仍不达标将取消操作资格。一个月后董莲组织人员对全车间操作工进行考核，果真淘汰了三名挡车工，淘汰的挡车工跟班当学徒，拿学徒工资，没有奖金，什么时候再上岗半年后再考核。车间里顿时一片肃然，对这个文文静静的女孩不得不刮目相看。

章秋很喜欢董莲，一度时间车间里悄悄流传他和董莲相好的风言风语，不知怎么这些风言风语传进了肖士元的耳朵，肖士元把他叫去臭骂了一通。“你胡搞！”师傅拍了桌子。“你不是没有家室？你有老婆有儿子，你想败家是不是？不就是当了个车间主任吗？你以为当个车间主任就了不得了是不是？……”

章秋有口难辩。

末了，肖士元问：“那女娃子多大了？”

“二十四。”章秋讷讷道。

“去跟路天明说来。”肖士元以命令的口吻。

章秋抬起头：“我？”

“不是你是谁？当然是你，”肖士元说，“你是她的车间主任嘛。”

良久，章秋惶惶恐恐地说：“这事儿……这事儿叫我……实在不好办……”

“好不好办我星期天听消息。”肖士元说。

师傅发了话，不办显然不行。

那天下班后，董莲要走，他叫住了。“有事么？”董莲忽闪着—双凤眼问。

“嗯嗯。”章秋慌慌地点头。